

此外如教育方面亦正在努力進行赤化之教育。而外蒙古軍隊之組織則已盡變爲蘇俄式。使蒙古兵服蘇聯俄國之服裝。升在俄國土官之指導下正式訓練。至一言

首都狀況。其風俗亦已變易。凡蒙古婦女除老年者外。莫不盛行現代之最新式時裝。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古人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新式。其一種施捨

之心。亦並不少懈。此等現象。在目下已

經赤化之首都中。殊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

不融洽之感念也云。

蒙古風俗已盡爲赤化。則已爲不可掩之

事實。且庫倫外觀亦已化爲赤都。從來蒙

古人。

原爲愛好赤色之寧國民。官廳姑不

論。即其商店。不問其大小經營者之人種。

各戶門前。莫不皆揭有蘇聯俄國之赤旗。

唯可怪者。彼喇嘛之勢力。則依然不衰。

如故。一般蒙古人對於喇嘛教之信仰。無

論如何。喇嘛僧雖爲赤化。而仍不失爲喇

嘛也。若果立於首都十字街口眺望之。雖

見有蒙古兵高唱革命歌。而一方喇嘛僧之

念經聲。則依然不絕於耳。凡往來之老少

男女。不論其爲舊式或